



怎么舍得说

再见

台湾语桐

怎么舍得说再见

语 桐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晓 涛

责任编辑:文 苑

红男绿女系列

怎么舍得说再见

(台湾)语 桐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6 字数:128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 000

ISBN7-204-03242-8/1·557 定价:9.80 元

第一章

去,或不去?

来,或不会来?

见得到,或见不到?

守约,或不会守约?

梅舞荻伫立在自己办公室的落地窗前,不必拉开百叶窗帘,也晓得外头必定仍是大雨滂沱。

今年梅雨……下得也未免太快了、太久了。

真是令人烦闷呀。

她转个身,想走回办公桌前,却发现自己其实毫无工作情绪。

那就走吧,到两人初遇的速食店去。

速食店?

梅舞荻脸上立时浮现分不清是苦笑或讪笑的表情,速食店,唉。

怎么舍得说再见

约个人碰面,不在自己任职的五星级饭店内,竟到一家速食店去,让别人知道的,了,还不晓得会怎么说呢!

但是……她又何必管别人怎么说、怎么想、怎么看、怎么反应呢?

这是她的约,是她和“那个人”的约,只属于他们两人的约定,她应该在乎的似乎只有一点,那就是:

自己该去,或不该去?还有……

他究竟会来,或不会来?

应该去吗?

这次她可真是苦笑了,多少年前的约定?都十年了呀。

十年。

三千六百多个日子。

谁会记得十年前的约定?

才问完这个问题,舞荻就在心中自答:你呀,你不是将这个约定牢牢记住,一记便是十年。

真不敢相信,仿佛才一晃眼,便已过了十年,而那日的情景,犹历历在目。

一晃眼?

三千六百多个日子,几乎每个日子都充满挑战,怎么可能“一晃眼”就过呢?

怎么舍得说再见

只是人看未来总觉得遥远，相对的便突显出过去时光的飞逝。

十年前的她才十五岁，奇怪，不都说年少的约定当不得真，甚至容易忘记吗？怎么她偏偏记得如此清楚，而且愈近相约的日子，记忆愈发鲜明？

太不可思议了。

对了，如果对方也怀抱同样的想法，认为她不可能还记得这个约定，或者……他自己根本早八百年，就将这约定忘得一干二净了呢？

那就算自己巴巴的前去赴约，又有何意义？

十年前——算了，别去，甚至也别想，都十年前的事了，会记住才怪，真的依约前往，岂不更怪？

做下决定以后，舞获的心仿佛也定了，立刻趑回办公桌前坐下，并按接内线电话。

“梅小姐？”

“骆先生不是再过一周就回来？”她问助理。

“是的，梅小姐。”

“一回来，我们就有得忙了，不如趁这几天有空，先把部分工作赶出来，我看……。”

嘴上滔滔不绝的吩咐，手下也没闲着，不断记下一则又一

怎么舍得说再见

则的摘要，仿佛困扰她将近一个月的那件事情，真的已经不存在了。

是吗？到底该去？或不该去？

“你说今天是几号？”左玉睿一边打领带，一边问犹玉体横陈在雪白床褥中的女子。

她慵懶的应道：“是我们认识一百天的纪念日。”

什么？左玉睿闻言失笑。“原来如此。”

“你的反应就只有这样？”她坐了起来，对自己的身材显然深具信心，完全不介意袒露“汹涌”的“波”涛。

而左玉睿的反应，则是捡起浴袍扔给她，并且笑道：“穿上吧，这饭店的冷气强得很，可别着了凉。”

“如果我真得了感冒，你会留下来陪我？”

“我又不是医生，留下来管什么用？”

“没听过以体温取暖？”

“电影上夸张的情节，你也相信，”玉睿已经穿戴整齐。“不会吧。好了，你休息，我先走一步。”

她居然没有往下痴缠，随即躺回枕上，并伸了个舒服的懒腰。“你未婚妻正好回国？”

“想到哪里去了？只不过想让你睡得舒服一点，明天不是又得连飞十六个小时？”

怎么舍得说再见

“我应该要谢谢你的体贴？”她斜飞过来一记媚眼。

玉睿却连转身回首都省略，只抛下一句。“睡得好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恭维了，那表示刚刚的‘运动量’不多不少，恰到好处，是吧？美人儿，下回见。”

娇嗔的笑声与佯装的抗议，全数被他关在盖上的门后，看看腕表，才十点多，这会儿……上哪儿去？

回家？

不，他可没有心情应付必定全是质问的电话。

到 PUB 去？

那么……转身按钮，索性在这五星级饭店里留宿一夜？

这个念头才起，就被他自己给否定掉：开什么玩笑，现在这种关系不是挺好？而且坏了游戏规则，对自己有什么好处？

不过……留宿一夜，倒是个不坏的主意，另外开个房间，好好的跟自己独处片刻。

“人，要先学会独处，才懂得与人共处，知道吗？”

老天，这是什么？励志小语？还是出自于他的励志小语！

简直不可思议，兼老土到极点，问题是…：血好像还真说过这么一段话。

什么时候说的？在什么地方说的？又是跟什么人说的呢？

玉睿走进电梯，按下钮，然后继续寻思：今天，究竟是什么

怎么舍得说再见

日子？

不，不，不是他和刚才的床伴相识一，百天的纪念日，他们应该这没认识这么久，就算真的如她所言好了，那也绝对不是造成他今天一整天都若有所感的主因。对自己而言，今天绝对是个特别的日子，偏偏这记性……唉，到底是什么事呢？

“到底是什么事呢？”

又来了，又是自己的声音，蓦然从心底冒出来，没头没脑，仿佛来自过去的幽灵。

过去……十年前……实习的地方……小女孩……对了！想起来了！

刚才那两句话，全是他十年前在实习的速食店内，跟一位小女孩说的，另外，最后临别前，自己还曾跟她说过什么来着？

“这些话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到时候你就会同意我说的，的确一点儿也不错。”

她没应话，只扬起了一边的唇角。

“你一定是在想：大人全都一样，喜欢说好听的话哄人？”

仍然没有说话，只是稍微瞪大了眼睛。

“不然我们来做个约定好了。”

挑挑眉毛。

很好，总算有兴趣了。“十年后，等到你终于长大了以后，

怎么舍得说再见

我们再到这里来碰面，由你亲口向我证实，我所言的确不虚。”

“好，”她终于出声应道：“如果你可以先跟我证明大人也会守约的话。”

“一言为定？”他伸出手，想跟她打勾勾。

不料她连动都没有动，只说：“一言为定，时间由你挑。”

玉睿看看自己勾起的小指，也觉得稚气，不免笑开。“订的弹性一点好了，还有，你可以迟到，那是女士的权利之一。”

“守时是帝王的美德，我不会迟到。”

看她抿紧了唇，一副认真的模样，玉睿原本想笑，却及时收敛，他可不顾在最后关头，才功亏一篑。

“好，十一点半至十二点之间。”

“晚上？”

“届时你应该已经成年了。”言下之意，就是十年之后，她应该已不必再受无论是有形，或无形的宵禁限制。

“何必那么麻烦，就订在午夜时分，十二点整好了。”

“好，十年后的十二点整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她就要走了，却又转过头来问：“名字可以到时再说，但现在我们总应该至少交换一下姓氏。”

“左，左岸的左。”

她轻轻颌首。“梅，梅花的梅；再见，左先生。”

怎么舍得说再见

居然用如此正式的称呼，而不是他所以为的“左大哥”，玉睿愈来愈觉得自己实在不该拿她当小孩看待，于是最后他也认真的回应：“再见，梅小姐。”

梅小姐。

玉睿再看一眼腕表，十点四十七分。

“玉睿？”

抬起头，立即反应：“石大哥！”

石以翔因他错愕的表情笑开来。“咱们所在的这里可是五星级饭店，你怎么给我一副在宾馆内被人撞见的模样？”

“石大哥真爱说笑，难道‘中泰宾馆’不叫做‘宾馆’？”

“转移话题。”

“我是单身汉啊，倒是石先生你这位单身所公认的新好男人这么晚了，远在饭店里晃，不但心跌破一地的眼镜？”

“我也在的话，就不会。”

“艾小姐！”

以翔的妻子艾芷筠将手伸进丈夫圈起的臂弯中，再对玉睿笑道：“你好，玉睿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难怪石大哥会留连忘返，今天是特别的日子？”如果言，那也真巧。

“不，”以翔笑了。“只是不堪家中那两个小顽皮捣蛋，干脆

怎么舍得说再见

躲到这里来，偷得浮生‘半夜’闲。”

“每次看到你们，都会让人觉得单身生活简直就是一种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以翔逼问。

玉睿摸摸后脑勺，讪讪的笑了。

“有点羡慕，但对单身的逍遥，却有更多的眷恋与不舍。”
芷筠一针见血的指出。

“那可不一定，只要——”玉睿想要辩解，却被以翔的摆手打断。

“算了，说服我们什么用，最重要的是：说不说服得了你自己。——”

“唉，”玉睿的讪笑变为大笑。“什么都逃不过石大哥的法眼。”

“还有我呢，”芷筠说：“比如说呢，你现在最想做的，一定不是站在这里跟我们聊天，对不对？”

玉睿这没回答，以翔已经接口：“她住哪一号房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再装就不像了，当然是你现在急着要去会的佳人呀。”

“石大哥可以帮忙拿折扣？”

“那有什么问题。”

怎么舍得说再见

玉睿脸上的笑意持续加深。“她们航空公司有补助，我看就不必了，但还是谢谢你的好意。”就不必了，但还是谢谢你的好意。”

“原来是位空中小姐。”

玉睿但笑不答，只说：“抱歉，我想先走一步。”

“你什么？”

“难得遇到两位，我生想坐下来聊聊天，但是……”他再度欲言又止，并将两手一摆。

“好，那就不留你了，下回有空再聊，最好是连令尊都一起请来，”

“我哪位父亲？”

“开这种玩笑。”以翔半真半假的说。

“我可没有不敬的意思，实在是因为个个父亲都疼我嘛。”

“当然是季先生。”

“不同行相忌？”

“我倒认为是互相激励求进步。”

“难怪星宿集团全球七家旅馆完全不受景气波动的影响，业务照旧蒸蒸日上。”

“你又晓得了。”

“‘部分’家学渊源，怎么会不清楚？”

怎么舍得说再见

“行了，我可没忘记季先生的‘左岸’，一向是我们‘心宿’的劲敌。”

“他也常说你们同是他可敬的对手。”

“我们？”

“你的‘心宿’和这里的‘十方’。”

“十方的实力的确不可小觑。”

“十方”是附设在这家饭店内的萤饮部，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，却广受好评。

“我明白了。”玉睿突然说。

“明白什么？”

芷筠先笑开来。“以翔，他以为我们是你打探敌情而来的呢。”

以翔愣了一下，玉睿则不好意思的笑问：“我猜错了？”

“一半对，一半错。”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我们刚去吃了日本料理，你要说是纯享受美食可以，要是想参考他们的口味也成。”

“但你们心宿的招牌不是咖啡与西点？”

“所以才说一半一半嘛；”以翔解释：“不过待会儿我们倒是约了十方的经理碰面，有没有兴趣一起过去，认识一位新朋

怎么舍得说再见

友？”

“不、不、不，”玉睿忙不迭的拒绝。“我怎么知道石大哥动的是不是挖角的念头，万一是的的话，他日‘王朝’的老板跟我爸告起状来，我可担待不起。”

以翔闻言大笑。“行了，行了，急着要走就明说嘛，何必构陷我。”

“那么……”玉睿向他们夫妻颌首。“石大哥，艾小姐，我先走一步，改日再聊。”

望着他远去的背影，芷筠低语：“想错了呢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说他八成是以你待会儿咱们要见的人七老八十，而且是位欧吉桑，所以才会有多快，就逃多快。”

以翔嘲谑：“老婆大人，文学细胞又活跃起来了？”

“取笑我！”芷筠佯装不满。

“与你打情骂俏，是我最爱的生活情趣之一。”

“真是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呀，可恨的是，我就吃这一套，”芷筠一脸甜蜜。

“走吧，石先生，让我们上‘一隅’去，见见据说年轻貌美的十方经理。”

以翔立刻迈开步伐，做比言语还实际的回应。“对，然后早

怎么舍得说再见

点回家去，免得志铮和子昕受不了咱们那对宝贝的折腾，落荒而逃，尤其是子昕，再过三个月，就要生产，我们可不能累着她。”

“他们俩都爱孩子，耐功一流，子昕体力也够，我才不担心那个。”

“那你担心什么？”

“担心回家时，孩子不见了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？”

芷筠点头，“被接到他们家去过夜的事，又不是没有发生过。”

“那……”以翔原本就环在她腰际的手臂，突然收紧，并贪看妻子立时羞红的面颊。

“不成。”芷筠低声说，知道他已有意留宿于此。

“我可什么都这没说。”

“意在言外，我们之间难道会连这点默契都没有？”

以翔正想俯到她耳边去倾诉衷曲，一个曼妙的身影已迎面走来，并主动伸出手说：“石先生，石太太，我是梅舞荻，谢谢两位今晚的捧场。”

芷筠在丈夫与她握手之际，心中只浮现一个想法：左玉睿，没有跟我们一起过来，还真是你的一大损失。

怎么也得说再见

“守时是帝王的美德，我不会迟到。”

回忆起自己义正辞严的一席话，舞获愈发焦灼不安：老天爷，明明放不下这件事，干嘛还要逞强呢？

幸好刚才在一隅没有点酒喝，不然这会儿若是坐在计程车内，又塞在车阵中，那辽不晓得要急成什么模样。

快呀！快呀！透过安全帽盯住前头的红灯，舞获在心底叫道：快呀，快变绿灯；再不然她可真会来不及赶到相约的地点。

应该怪石以翔夫妇的赞誉有加吗？所以耽擱至今？

不，事实上，若非他们提及“左岸”，又怎么会促使自己下定决心？

“季先生一定想不到‘十方’的经理，竟然如此年轻。”

芷筠接口：“不只呢，还如此美丽，简直就是个漂亮宝贝。”

“能被真正的美女称赞，就算是溢美之词，我也备感荣幸，谢谢了；”因为不想继续在会涉及自己外表的话题上打转，舞获便迅速往下说：“对了，石先生口中的季先生是……？”

“左岸的老板季南。”

“左岸。”她重复了一遍。

怎么舍得说再见